

看牙记

◆杨双云

墙了，才下定决心，不去人民医院，直接找家私人牙科，即使活牙变死牙，收费再贵，也在所不惜。

我去的那所牙科，是家高级私人牙科诊所，患者很多，需要预约。第一次去，前台热情地接待了我，有茶品，有点心，很不错。患者一人一室，均配一个专业牙科医生和一个护士。医生让我躺在椅子上，问我哪一个牙疼？我说是左侧下边。医生用手中的镊子挨个敲了敲我左下侧的牙齿，又用刮钩在齿缝间刮了一遍，就说：“需要拍个牙片，再根据情况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我不想再拍片，就把手机相册里曾经拍的照片拿给医生看。医生仔细看后，说：“你这颗痛牙有一半黑了，是牙神经发炎，需要根管治疗。治吗？”

治！痛了这么久，就是奔着治来的。几经周折，我终于躺在了治疗的椅子上。闭着眼，恍惚看见母亲正坐在灶膛前，用塌陷的牙床咀嚼艾草梗，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她佝偻的身影。此刻，我不过五十出头，牙床却在溃退，牙龈正在萎缩，更年期的潮热一浪紧接一浪……胡思乱想之际，医生已清除完牙中脏物，柔声说要打麻药了，有点小痛，别害怕。我不害怕，就是心里有点难过。和母亲相比，我好多了，我牙疼，还能来医院，而她，任其脱落，哪怕双颊凹陷，无法正常进食，也不会考虑到身体健康、生命质量等问题。

半个嘴唇麻木了。开始打磨，嘴巴被工具拉开，苦涩的药水浸润在舌面上，牙钻在牙釉面上发出的声音几乎刺穿耳膜，我能明显闻到一股切割瓷砖的味道和烧焦蛋白质的味道，还有就是磨出的尘沫从上随之喷出的水迅速汇集到咽喉部。尽管医生助手，在一刻不停地抽取口腔内的水分，我还是感到喉咙很肿胀，像被堵了块湿棉花，而那些来不及抽走的生理盐水，正顺着棉花往胃里漫漶。

时间被无限拉长，戳、扣、刮、捅的声响让人莫名烦躁。我不是矫情，也不是没有治牙经历，从乳牙到恒牙，我觉得我的牙齿很不好。特别是孩童时代，家里为了生计，熬制糯米糖卖，我就成天以糖为零嘴，简直当饭吃，以至于上门牙和右上第一磨牙被蛀虫噬出了黑洞。虽然母亲用了很多偏方，将三七粉混着蜂蜡蒸透，趁热敷在牙根上，还找来野花椒让我含，说“虫吃了牙，便不噬心了”。夜里疼得狠了，父亲就带我去村外瓦匠师傅处，请师傅用偏方为我治牙。曾记得，师傅把一块瓦片丢进煤炉，烧到发红时，才夹出来，再往瓦片上倒些香油，然后迅速扣上漏斗，叫我快速含住漏斗嘴，让升腾而起的浓烟熏燎牙牙。这些土方妙法都没能拦住蛀虫，初三那年晚自习，我正在做一道物理题，右下第一磨牙轰然崩裂，半粒牙冠落在舌面上。学校处于城乡结合部，我在一新建楼宇的墙上顺着红色的大箭头找到一家牙科诊所。一把椅子、一张木桌、几把泡在酒精里的钳子、镊子以及自制的棉球，就是牙科里的全部家当。我坐在椅子上，头被医生抱在臂弯里，仰着头张着嘴任凭钳子在嘴里使劲撬拨。回到学校的几天里，牙槽窝一直在渗血，用舌头轻舔伤口，能触到凹下去的一个大坑。医生送的棉球已用完，我死死咬着最后一块棉球，不舍得将它吐出……这些治牙经历，都未让我恐慌，而此刻，我躺在牙椅上，犹如一条缺氧的鱼，拼了命地想浮出水面。可理智告诉我不能动。我全身绷紧，虚汗濡湿内衣，拳头紧攥僵硬。

“漱一下口。”没了电钻声，医生的声音很轻柔。我满心欢喜，以为到了终场，忙撑着扶手坐起身，用一次性杯子接满水漱漱，向牙椅上的痰盂吐出好几口血污。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息，连中场都不算，就又躺回到椅子上。如此反复多次，感觉自己不是在口腔医院，而是身处修罗道场，凤凰涅槃也不过如此。吱……嘎……啞……细小的钻头吱嘎响，仿佛冰层在钻头下进出的蛛网纹，又如锈蚀的铁钉在锯齿上拖拽的声音，那种牙釉面与金属触碰的响声，震动颅骨，听得人后槽牙发酸。

终于，在电钻不懈的努力下，几乎用了二三十分钟的时间，腐坏的组织被去除，牙体腔被打通。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医生不时停下来，轻声询问我的感受，或者安抚我的紧张情绪，我还是觉得整个过程让人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好在，终于历尽艰难，做完了根管预备和消毒，才用棉球临时封住牙洞，嘱我七天后再来。

我以为，有了药物的消炎封杀，牙神经不会再兴风作浪了。殊不知，回后的第二天，我的牙从隐隐的疼到跳跳的疼，整个人都不好。问医生，说是正常现象，先观察两天。夜晚比白天更厉害，回到了最开始的那种针扎般的疼，不能碰，不能叩，更别提咬合了。只得再去医院。医生用刮勾把上次填充的材料清除后，又用器械伸进牙洞戳，戳得越深，疼痛感越强烈。我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眼睛瞪得死死的。医生安慰我，别怕，坚持一下，是牙神经没拔除干净，现在把它全部拔掉就好了。医生温柔的声音很治愈，我心轻松了不少。当拔完第三根牙髓、上药填充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在做临时牙套，我有些好奇，想看看被挫了的牙齿到底是啥样，就拿过台面上的圆镜，镜子刚对准嘴巴，右侧突然“咔嚓”一响，像生锈的门轴突然被推开。试着再张合两下，又是一声“咔嚓”响，跟老木楼梯似的咯吱咯吱。我有些懵懂，忙问是何故？医生告诉我，右侧旁边有个小关节，像扣子，如果嘴巴张得久了，扣子就会松开，多张合几下，又会扣上。啊，太幸运，“惊掉下巴”的事情竟然被我遇上了！还好，我顶多算是零件松了螺丝。

从医院出来，半边脸都是麻的，讲话都费劲，嘴里还有一股恶心的药味儿。此后，再无疼痛感，以至于十天之后，遵医嘱再来，再次打开牙洞，反复冲洗，吹干，确定牙齿不痛不酸再无任何感觉之后，才填充上永久封存的材料。

又等了近两周的时间，电话通知我去医院带牙套。直到戴上牙套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脱胎换骨。这烤瓷牙套比真牙还逼真，灯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边缘严丝合缝得连舌头都找不出破绽。试着啃苹果时清脆的“咔嚓”声，恍惚间像是四十年前换完乳牙那会儿，满口都是新长出来的劲力。

牙，骨之余也，有一副好牙口是多么幸福的事。曾记得，家乡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与长久未见的故友重逢，第一句话就是“牙口还好吧？”这句寻常的问候，道出了生命的本质——身子骨结实，就如先生批评我的那样，牙口不好，就别逞能。我确实是没有一口好牙，好些牙齿都被修复过。自做完根管治疗后，我除了经常叩齿外，还特别在意牙龈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与同事在一起，都要她们张开嘴，给我看看她们的牙龈是否萎缩？如果某一位也有萎缩的，我心里就平衡那么一下——这是不道德的。不过，我也就那么一下子，能舒缓我的方式很多，听音乐、看书、打太极、练八段锦……这些运动，都是老年人在做。难道我老了？管它的，诗酒趁年华，治牙亦有时节点，如果牙再疼，我不会再忍，趁早治之，真要等到连豆腐都咬不动了，千金也换不回一口囫圇牙，那才叫一个后悔呢！

在篱笆上编织金色瓔珞。收获季的喧嚣中，两个男孩躲在莠苳丛里交换玻璃弹珠，阳光穿过叶隙在他们发梢跳跃，让人想起萧红笔下祖父的后园。六年级抱着冬瓜比谁种的壮实，低年级用香菜叶给布娃娃做嫁衣，连食堂阿姨都来摘两把茼蒿，说这绿色比市场买的多了三分清甜。

如今青石子小径已磨出包浆，层层叠叠的脚印里，有沾着春泥的球鞋印，有带着秋霜的胶靴痕。去年移栽的桃树结了花苞，三年级新发明的自动浇灌装置正在调试，暴雨摧毁过的菜畦里，莼菜籽正顶开地膜。午后的菜园总漂浮着断续的诵读声，某个戴眼镜的男孩蹲在黄瓜架下背单词，藤蔓的影子在他课本上游走，像群活泼的注释符号。

教导主任的哨声惊飞了白粉蝶，十五个班级的木牌在风里轻轻摇晃。泥土永远在孕育新的故事，正如校服袖口永远洗不净的草汁，正如某个黄昏，老赵师傅突然指着抽穗的韭菜说：“瞧，这些绿娃娃比你们懂事多了。”

我们交替着背负母亲步行来到大桥。

宽阔大桥一派节日盛装，桥头门楼庄严巍峨，面彩旗迎风招展，幅幅标语热情洋溢，扶老携幼的人们参观游览川流不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母亲坚持不再要我们背负，扶着栏杆走走停停，时而注视雄伟平坦的桥身，时而停步凝视水面的船只，时而看向往家的方向，时而注目南来北往的车辆远远驶去……约半个小时，老人游兴不减，不时与我们交谈赞叹，直到步行至大桥中段后说：风大了，回家吧！

我们再轮流背负着缓缓返回家中，老人瘦削的面容一直溢满开心惬意的神情。幼时不知母亲背负我数十次、数百次，而我背负母亲却仅有这一次，因而珍藏至今。

别样的春天

◆滕建猛

惊蛰叩响季节的门环
春，在冷暖的博弈中蹒跚
雨丝与雪花交织共舞
似是冬与春不舍的呢喃
风，还带着残冬的凛冽
却被暖阳替代
枝头萌动的绿意
那是对季节的试探

田野间，泥土半醒半眠
种子在冷暖交织里蓄势待发
孩子在朗读《燕子》的时候
自然会想到剪刀似的尾巴
这别样的春天啊
像一个调皮的孩子
打破了原有的步调
却带来不一样的味道

桃花在枝头练习倒立
女儿读着陶罐和铁罐
每听一次，敲击一次
一切皆是过往云烟
蚯蚓在地里翻动身体
而我们数着年轮的潮声
等待某个标点突然发芽
正要发火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静待花开吧

或许那些不开花的孩子
本身就是一棵大树
在时光的褶皱里
默默生长着年轮
一圈一圈
都是生命的印记

迁徙的标点

在盘信至川洞的路上
推土机正把土地耕成感叹号
脚手架用钢铁的笔
在天空书写新的章节

学校是逗号 医院是顿号
商铺们排成省略号的队列
那些拔节的混凝土巨人
用电子屏幕收集每一缕晨光

一个孩子上学
藏着全家人的牵挂
正在作业本上寻找春天
休息日，最大的任务
就是陪伴上高三的孩子

而道路始终沉默
像条未完成的破碎号
指向远方的地平线
那里候鸟正街着巢穴迁徙

春分

荆棘用倒刺封锁春天
塑料盆里的春天正在节食
经过练习的标准微笑
给人一种隐隐的疼痛
云的手指解开所有金属锁
风的二维码正在生成
泥土在根部策划迁徙
花瓣在风里叫卖体温
野桃花正在分旖整个春天
这或许就是春分吧

云端大兴

湘黔的风在指尖编织银线
银鹰剪开两省的云茧
大兴的瞳孔里跃动着
苗族古歌淬炼的闪电

铜松高速拉直了芦笙长调

辙痕里流淌着迁徙歌谣
当高铁巨龙撕裂雾幔
钢铁肌腱隆起将军山的脊梁

稻穗垂首丈量海拔高度
珍珠花生在陶罐里私语
油茶林擎着千盏绿灯笼
照亮大兴街道的春耕图

大峡谷藏着先民的密码
溪流搬运星汉的浪花
龙西波的马刀劈开旧山河
银饰叮当敲打新的神话

高新区崛起为现代吊脚楼
太阳能板收集金色问候
扶贫搬迁户的窗台边
比火塘更暖的光在驻守

此刻北斗七星正在旋转
将大兴的名字刻进第七道光环
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明天
云端之上是永远的春天

春天的心跳

八官溪的涟漪正被踏成鼓点
两粒刚醒的胚芽
把根系扎进彼此汗湿的掌心
有这样一条跑道
是梵净山人的幸福

蝴蝶在A1006号码布上
校对春光的波长
鸭脚板与折耳根在补给站窃语
每双跑鞋都绽开新绿
弯道处 蒲公英替去年
接住我们扬起的盐粒

心跳在第八公里处开始重叠
桃花忽然涌向发烫的锁骨
整座山谷晃了晃
把年轮又刻深一圈

冲线刹那 所有奔跑者
都成了春天放飞的纸鸢
而我们的引线始终缠绕
在同一个线轴上

从白天的时光里醒来

从白天的时光里醒来
好像一杯淡淡的茶
只要轻轻呷一口
苦涩与甜润
全是舌尖上的味道

主与次，责与罚
需要一把反复磨砺的快刀
乱与不乱，都能斩断

三月里的一场雨

乌云的背后蕴藏着一场雨
滂沱大雨，下了一夜一天
那些灿烂的桃花不见踪影
仿佛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
零落的花瓣化成一道弧线
有的人泥，有的成果
人间除了如花的笑脸
还有如霜的泪水
略带寒意的春风扑面而来
醍醐灌顶的醒悟

只在一瞬之间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命向着数字奔跑
对号入座，一声长叹

教学楼的影子斜斜地压过砖红色跑道时，总有几个孩子蹲在西北角的水泥板旁，用铅笔头在泥土上画格子。那些被分割成十二宫格的菜畦，是时光留在校园褶皱里的掌纹。

去年深秋建围墙，工人们从地基里刨出半人高的野蒿。老赵师傅把碎砖块码成矮墙，拿铁锹在冻土上划出界线。春日开学，荒草堆竟成了十米见方的菜园，十二块水泥板像棋盘般隔开天地，每块地头插着班级木牌，歪歪扭扭的粉笔字还洇着雨痕。六年级的牌子被调皮鬼画了只咧嘴笑的萝卜，教导主任举着教鞭追到食堂，菜园里却从此多了份鲜活的生气。

清明前后的泥土最是松软，牛老师带着学生把种子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孩子们的手指沾满褐色泥浆，有个扎羊角辫的姑娘偷偷舔了口土，被同伴笑着追过三垄菜地。五年级的袁主任总爱讲藤蔓卷须的奥秘，说那是植物写的摩斯密码。孩子们给红豆搭云梯，给南瓜苗撑油纸伞，把劳动课变成奇幻剧

学校有块菜地

◆王继琼

场。暴雨冲垮篱笆那夜，二十几个孩子冒雨扶正菜苗，湿透的校服贴在背上，像群倔强的春燕。

盛夏的菜畦是打翻的调色盘。紫茄子在晨露里泛着釉光，西红柿青白相间挂在竹架上，恍若琉璃宫灯。教师公寓的老赵把白菜种成仪仗队，菜薹粗得能当教鞭使。他常在黄昏蹲在地头卷烟，火星明灭间与蔬菜絮语，仿佛那些沉默的植物真能听懂人间烟火。最热闹的是三年级的草莓地，孩子们用棉线织成防盗网，却在午休后发现红果子不翼而飞——蝉鸣声里藏着多少偷笑的嘴角。

秋霜初降时，菜园成了童话故事插图。萝卜缨子顶着水晶冠钻出地面，红薯藤

我背母亲看大桥

◆杜昌成

母亲因为生计经常乘船往返两岸，深知两岸人们交通的困难。

我们回到二楼房内，正值昌煌兄下班赶回。得知母亲一上午在屋顶遥看大桥通车盛况，随即提出带她再去大桥参观。匆匆吃过午饭，我俯下身来背上瘦弱的母亲出门。十多级石梯步，可能是我的步伐较大，母亲连声要我慢点，昌煌兄则在旁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安慰着。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时许，思南举行乌江大桥竣工通车典礼，“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终于实现了全县人民千百年来的企盼，爆竹声、锣鼓声和汽车致敬的喇叭声响彻乌江两岸，山城一片沸腾。

全程看完通车典礼已时近中午，便顺道去看望一直随兄嫂生活在文化街老宅的母亲。屋里屋外，楼上楼下，未见到母亲身影。高声呼喊，听得母亲在楼顶轻声应答。我循声上到楼顶，年迈的母亲端坐在藤椅上，关切地问我去看大桥通车没有。老宅屋顶可以远远看见乌江大桥轮廓，想来母亲已大致知道了大桥通车的消息。听我详细叙述了通车典礼的概况，母亲啧啧赞叹：河两岸的老百姓有福了！